



古城烽火

(劇幕三)

顧一樵編著

正中書局印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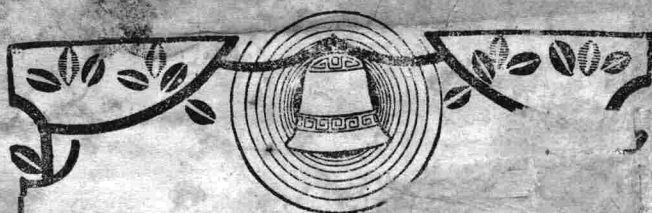
古 城 烽 火

(三 幕 劇)

顧 一 樵 編 著



正 中 書 局 印 行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滬一版

古城烽火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一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著者 顧一樵

發行人 吳秉常

印刷所 正中書局

發行所 正中書局

(1147)

再版自序

「古城烽火」於二十六年冬在長沙初稿，二十七年九月由國立戲劇學校在陪都國泰戲院演出，翌年三月由正中書局刊行，距今已七八年。這七八年中國家經過長期的奮鬥，得到了最後的勝利，於是這個劇本也得在上海刊行，這在我個人是非常欣慰的一件事。

自暴日入寇以來，全國文學作品反映出中華民族正義的呼聲。最使國人痛心的是：在戰事初期，就有少數敗類，恬不知恥，去向敵人獻媚。他們忘記了民族的利益，他們只顧到眼前的榮華富貴，像本劇裏楊肇龍孫大人這一羣！這一羣甘心做奴隸的漢奸的醜態，我們必須予以揭發和暴露。

雖然這一羣沒靈魂的東西，在戲裏將永遠扮演着丑角，他們實際上的生命可是有幾何呢？我們早就相信只有光明是永遠的，只有正義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。當敵人林木同其他的渣滓束手就縛時，當華明光領導大眾喊着中華民國萬歲時，不徒是戲劇的結構，而是人類歷史上自然的演變，中華民族應有的共同信念。

我寫古城烽火就懷着這個心情。當時的信念，現在都已成爲事實了。可是那些沐猴而冠的可笑情狀，還是我們很好的材料；敵人的殘酷暴行，我們仍舊不能忘記；那些堅苦奮鬥的志士與他們的百折不撓的精神，我們更應發揚光大，爲此後建國工作樹一模範，爲後世留一頁光榮的歷史。

顧一樵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

第一幕

【景】張尙書的花廳，陳設得很講究。壁上掛的，有的是慈禧御筆的中堂，有的是鄭孝胥的對聯，有的是清庭大內的宮筆畫。花廳裏還陳列着秦鏡漢鼎和新近纔出土的幾件陶器。鑲金的三寶玉如意，是宣統登極的時候賞賜的，對於老侍郎更有特殊的意義。花廳不但是老太爺宴遊的地方，並且也是張二爺同他朋友們祕密會議的場合，有時華明光同張湘雲還要借這裏相會，實在是一個無所不相宜的所在。

天剛亮，房間裏因爲下了窗帘，還看不大清楚。忽然窗子裏輕輕跳進一個人來，這便是化了裝的華明光，戴着口罩，小小的鬍子，活像一個日本人。進了房間以後，他四圍望了一會，在懷中拿出一些祕密的文件來，靠着窗前，揭起一點窗帘，借點光看了一會，露出驚魂方定以後的讪笑。忽然聽見腳步聲，他趕快拉好了窗帘，安靜地躺在窗口附近一張沙發上，一點不做聲。正對果然來了，準備做他日常的清潔工作。他揭開帘窗，放進一些陽光進來。他伸了一個懶腰，對窗外的花園呼了一口氣，精神漸漸振作了。忽然回頭看見沙發上躺着一個人，嚇了一跳。但是王升

是一個標準的北平用人，他知道怎樣對付這種意外的遭遇。

王升 原來是林木先生，您這麼早又來了，您昨兒晚上在這裏開會可真開得晚。

華 （微笑點頭。）

王升 （仍然沒有認出來）林木先生，您想我們二爺可以做得上一個官麼？我們這幾年跟他亦真眼苦了。老太爺雖然是個前清欽賜翰林，做過吏部尚書，可是到民國就完了。我們二爺倒是一個機靈人，可是自從袁世凱做皇帝沒做成，他一直就在家裏閒着沒事；（覺得自己話說多了）林木先生，您不抽根煙？

華 （搖頭）不——不會。

王升 （迎合）對了，現在文明人都不喜歡抽煙。（又回到題目上）哦，我說，林木先生，現

在日本，（察覺字眼用得妥當）我說，——您貴國的軍隊進了北平城，您想這年頭我們二爺總可以做上一個官吧？昨兒晚上您跟二爺說，要是二爺能破便衣隊的機關，就能保上一個官，那是當真的麼？（看林木沒有答話，機靈地）林木先生，您不喝碗茶？

華 （看文件）不——不喝。

王升 （順嘴溜笑着）對了，現在文明人是不喜歡喝茶的。（搭訕着）這兩天便衣隊亦實在鬧得太兇了。林木先生，您想小的我能幫二爺打聽出便衣隊的消息麼？先生，您是日本軍官，您什麼都知道，您告訴我點消息不好麼？

華 （靈機一動，就將錯就錯，冒充林木大佐說日本人說的漂亮北京話）王升，這是軍事，這是機密，不可隨便地亂說的。

王升 是。

華 王升，你知道你做錯了一件事，該槍斃！

王升 什麼？槍斃？沒有，我沒有！

華 王升，你昨天晚上到底還偷聽了些什麼？

王升（怕了）小的壓根兒就沒有偷聽，可是站在窗戶外頭，風吹過來，直把話往我耳朵裏

送，小的只好聽……聽……聽了一點。

華 不要嚕囈，你快說，你到底聽見了些什麼？

王升 我……我實在沒有聽着什麼。

華（恐嚇）混蛋，你要不說實話，你可得小心

你的腦袋！

王升 那我，我就聽說什麼關東軍開進來，滿洲

兵亦來了。

華 還有什麼？

王升 還有，還有說溥儀要進關了，宣統要來北

平，還有個什麼康德皇帝到我們北京坐朝廷。

華（沈思）哦。

王升（斗胆，顯顯自己的聰明）我說，林木先

生，我看您跟二爺一塊想阿，想什麼，什麼都想得好。就是，一個北京城硬要裝上三個皇帝，我看這倒有，有一點麻煩。

華 什麼三個皇帝？

王升 不是一個康德，一個溥儀，一個宣統麼？

華 混蛋！這三人是一個。

王升 可是一個爲什麼要三個名字呢？

華（翻翻眼）你不懂，這是政治，我們大日本

的政治。

王升（滑頭滑腦笑了笑）到底是你們日本鬼子

真鬼！

華（佯怒）什麼？

王升（知道情形不對）是，林木大人。

華（裝着嚴重）王升，假使溥儀——宣統——

眞回北京來，你想有你們二爺的好處麼？

王升 那，那看您哪。不過我，我要是您啊，他

老太爺既是前清的大官，我總得給他一個什麼

總理大臣。

華 誰說的？誰告訴你的？

王升 得了吧，您昨晚不是同二爺說的麼？今天

一早你們不是還要來勸老太爺麼？

華 哦，你知道，你想老太爺會答應麼？

王升 您問我？

華 你說說看。

王升 我想他不會，他怕便衣隊。

華 王升，你想便衣隊真有那麼一會事麼？

王升 沒有！您真會說笑話；那天我到西山找我

家裏的，好，正碰着便衣隊炮攻門頭溝。喝！

那幾炮，媽的，震得我耳朵聾了好幾天。

華 你怕不怕？

王升（想說謊，却忍不住說了實話）我……我

不怕也……也不行呀！

華 你想他們是流氓或是土匪麼？

王升 誰知道？反正從前中國兵沒有退出北京的

時候，那時鬧的便衣隊就是流氓土匪。可是現

在的便衣隊——

華 不，不一樣，現在的便衣隊，有中國的正式

軍隊，有軍官，有士兵，聽說還有大學教授，

青年學生。可怕的很呢！（忽然）你知道有一位

袁教授麼？他就是那裏的首領。

王升 哦，您說他們的頭目？袁教授？不，不認

得。（進一步問）可是先生，您說那袁教授，

那頭目，您想我們二爺不可以把他捉來麼？

華（聽他問得離奇，怒在心頭，但勉強忍耐着）

捉來？人家有的是人，是槍，是老百姓！你們

二爺沒有槍，沒有人，怎樣打得了便衣隊呢？

王升 那瞧我的，我練過拳，我逮他！我眼明手快，我見人一面，就永遠記得，沒有認錯人。

華 你不會認錯人？

王升 王升認錯人，您把我兩個眼珠子挖出來炒

着吃。

華 那你拿刀子來！

王升（驚訝）幹什麼？

華 你看，我是誰？（說話時候他去了口罩小

鬚，露出本來面目來。）

王升 原來是您華先生啊！

華（伸手）拿眼睛珠子來！

王升（嘻笑）這叫做「有眼不識泰山」，我還當

您是那個王八蛋的日本鬼子林木呢？您真有兩

下子，聲音模樣都改了。

華 王升，化裝也是沒有法子。（故意做出可憐

相）日本憲兵太利害了，到處抓中國人，真

是，這年頭在北平當中國人也真不容易！

王升 華先生，我不明白為什麼日本憲兵在我們

中國地方要抓我們中國人。

華（歎氣）唉，我告訴你吧，自從日本兵佔據了

北平，日本憲兵到處捉中國人，一方面爲着要

顯顯威風，一方面却因爲疑心我們是便衣隊。

王升，你想我這樣倒了楣的人能當便衣隊麼？

王升 笑話！華先生，您這樣文皺皺的人那裏當

得了便衣隊？

華（佯作不知）怎麼？當便衣隊還要——

王升 好，現在要當便衣隊，沒資格，沒三下兩下子的本事成麼？

華 哦，真的麼？

王升 （還忘不了二爺的事）喂，華先生，（低聲）我說一句話，您可別在意。您不是便衣隊，您爲什麼不幫我們二爺一個忙呢？您同我們小姐那麼要好，您替她哥哥出點力，幫個忙，我們小姐不更喜歡麼？

華 那你說我怎麼幫忙呢？

王升 那還不容易，您又不是不知道便衣隊的消息。您要把那爲首的姓袁的——那個什麼袁敦授給抓了來，二爺豈不就又升官又發財，小姐不是更感激您麼？

華 我怕你們小姐不這麼想吧。

王升 得；華先生，您啊，究竟是年青。女孩子

家那個心裏樂意嘴裏就肯說樂意的？

華 （微笑）倒也是。（戲弄他）可是我赤手空拳，一個人怎麼逮得了這位袁教授呢？王升，你練過拳，要不，還是你這個眼明手快的人跟我一同去吧。

王升 （連忙揮手）不，不，那我可不成。我這兩下子拳只配打個貓，吓唬個野狗。真要動手，玩真格的，那得讓我兄弟老三，他真練過拳。

華 噢！王升，從那兒你又多出個兄弟？

王升 您不知道，我兄弟王老三外號「小老虎」，京西一帶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叫他逮人，三個兩個，他看着比吃個大燒餅還容易。可是一樣，他不認得那姓袁的。

華 那好辦，姓袁的我認得，下半年叫你兄弟來，我們一起到西山去找一找，亦許就可以碰

見了。

王升 哦，在西山？那更好，我的老家就在西山。

華 王升，你可知道便衣隊在西山？

王升 （不明白）怎麼？

華 王升，你兄弟不會幹便衣隊吧？

王升 唉，這我可不知道。好在我們是親兄弟，

咱見面一問就明白了。

華 萬一你的兄弟是便衣隊，那怎麼辦？

王升 那亦沒有什麼！咱是他哥哥，我又不是漢

奸！

華 哦！你不是漢奸？

王升 （笑）華先生，您真有您的，您把我看成

什麼人？

華 （看看天已大亮）好了，王升，時候也不早了，請你看看小姐起來沒有。假使小姐沒有起

來，你就叫秋香告訴小姐說我在這裏等着呢。

王升 秋香那丫頭，她纔不理人呢。亦奇怪，她

聽見您來，倒總高興，她會馬上告訴小姐的。

華 王升，你喜歡秋香麼？

王升 喜歡？喜歡他的人多着呢！這裏全家上

下，從老太爺、二爺、小姐，到當差、老媽

子，沒有一個人不喜歡她的。連老太爺，那個

神經病瘋魔，見着她都多說幾句話。華先生，

我告訴你，那天老太爺又一個人在房裏發神經

病，又在這花廳「皇恩深浩蕩，皇恩深浩蕩」！

華 什麼？

王升 您沒有瞧見過老太爺時常一個人在這客

廳，對着這兒三跪九叩，犯神經病。嘴裏唸唸

有詞，什麼皇上金鑾殿，大學士，什麼皇恩實

在是（搖頭擺尾）太浩蕩啦。一個人又豎頭，

又數落，直起迷症。

華 這是怎麼回事？

王升 您忘了，我們老太爺，在前清做過尙書，幾十年沒做官可儘看人家神氣，氣迷了心竅，就這麼樣發痰迷。唉，做過官的人都這樣。

華 這跟秋香怎麼聯得上去呢？

王升 您不知道，那一天可把我笑死了。大清早，老太爺又在這兒三跪九叩，秋香端着茶走進來，他老人家忽然認錯了人，硬拉着秋香坐上太師椅，口稱：「老佛爺，老佛爺，奴才張文熙見駕。」蹦蹦地磕響頭，就這樣，這樣，（跪在地上大叩起來，忽然）您聽！（跳起來）有人！（跑到門外看）說曹操，曹操就到，他來了！

華 老太爺？

王升 嗯，您瞧着吧！花錢看不到的好玩意。您藏在屏風後，別作聲。

華 （藏在屏後）王升，你不也來瞧瞧？

王升 我一年三百六十天，每天瞧一次，我够了，還是華先生，您請吧！（望一眼）他來了，我跟你請小姐去。

（華探出個頭來。張尙書慢步走上來，他嘴裏好像吟着一首詩。他在回想他的過去，他好像在夢中。他看着花廳裏的陳設，每一件都引起他的無限回憶。他想像現在就同過去一樣，並且將來亦是如此。）

張 （對着對聯看，讀）皇恩深浩蕩，……（忽然笑）哈哈，我昨夜見了皇上了，皇上責備我為什麼不每天上金鑾殿見駕，唉！我老了，我亦實在太疏忽了。幸虧皇上沒有見怪我，反而

要派我當文華殿大學士。這……這皇恩實在太

浩蕩了。好，我得謝恩，我得謝恩。（作禮。

看中堂）御筆！皇太后的御筆！那老佛爺做壽可真熱鬧。諧趣園足足唱了五天五夜的戲，

都是我安排的，奴才安排得好，老佛爺就賞

了這福御筆。（撫摩玉如意）這是三寶如意，

是宣統皇上登極賞賜的。（仰首沈吟）唔，文

華殿大學士！好，（忽然）好！咳，我得上殿謝

恩。（搖頭擺尾，行將「上殿謝恩」。）

華（看了半天的戲，忍不住由屏後走出來）老

太爺，您早！

張（吃驚）什麼？你是那個宮裏的奴才？怎麼

攔住大學士的去路？

華（沒有辦法）老太爺，您上那裏去？

張（趾高氣揚指着前面）上殿，文華寶殿謝恩。

華（將計就計）皇上死了！

張（莫名其妙）什麼？御駕崩了？

華（想把他點明白）噫，天翻了，地塌了，山倒了，人死了，您的大清朝早亡了！

張（惶惑）大清早亡了？

華噫，清枯了，石爛了，您的朝代早換了！

張（痛苦地）早換了？

華噫，換了！

張那麼我，我（徬徨地）以後到那兒去呢？

華以後到那兒去？我看，老太爺，您還是看看您現在在那兒好！

張（四面看了半天，慢慢由幻想的迷惑邁進眼前的現實）我現在——我現在（頽唐地）在我的花廳裏。

華對了，老太爺，金鑾寶殿早倒了。

張（長歎一口氣）那麼你，你是誰？

華 我，我是個逃難的。

張 逃難的？

華 我後面有人追我。

張 哦，誰追你？

華 日本憲兵。

張 哦！外面不是我們大清的兵麼？

華 不是，是日本兵，我的老太爺。

張 哦！日本兵怎麼又打進了北京城？難道庚子賠的款還不夠麼？

華 唉！（感慨）日本的胃口永遠填不滿的，這幾天抓人抓得更兇了，他們說我們這些年青人都是便衣隊。

張 什麼叫便衣隊？

華 老太爺，您沒有聽說過麼？在那日本人眼

裏，凡是北平城裏的中國人嚷「中華民國萬歲」的都是便衣隊。

張（思索，問）他們嚷的是什麼萬歲？

華 中華民國萬歲。

張（又糊塗了）什麼「中華民國」？我們不是「大清帝國」麼？

華 老太爺，「大清帝國」早換了「中華民國」了，難道您忘記了，還是裝着不知道？

張 哼，（固執地）就是換壞了，要不然，天下早就太平了。

華 老太爺，您別做夢了。現在中日大戰已經開始，華北同華中都同日本展開了血戰。日本同我們中國勢不兩立，他們在「滿洲國」把溥儀做傀儡皇帝，現在又想把他搬到華北來。您要知道皇帝實在不是他做，而是日本人做，老太

爺，您能忍受日本人做皇帝麼？您能忍受日本

人吩咐您的皇上麼？

張 什麼？日本人做皇上？那還成什麼體統？

華 老太爺。您這麼大年紀還沒有做够官麼？

張 做官我不在乎，但是皇上的上諭要派我當文

華殿大學士，那我不能不謝恩接旨了。

華 老太爺，不要談了，您上了年紀了，老了！

張 老了，不，替皇上盡忠，我是不會老的。

華 唉！

張 奇怪，你到底姓什麼？

華 華明光。

張 你到這裏來做什麼？

華 這裏有我認識的朋友。

（秋香上。）

秋 老太爺！

張 秋香，你來幹什麼？

秋 小姐讓我來告訴老太爺，說今天天氣很好，

花園裏花開了，請老太爺去賞玩賞玩。

張 （心不在焉）好，好！她總惦念着我。好，

秋香，你去告訴小姐說我就到花園裏去。

秋 是。老太爺，我先扶您去吧！

張 好。（走了兩步，忽回頭）秋香，你認識這

位先生麼？

秋 我？（看了明光一眼，會意地笑起來）我認

識——一點點。

張 怎麼叫一點點？

（鴻在外叫：「秋香！秋香！」）

秋 嗯，二爺，我在這兒！

（鴻圖跑上。）

鴻 哦，（幾碰着秋香，看見張）哦！爹爹！

秋 二爺，對不起，您沒有碰着麼？

鴻 沒，沒有什麼？

（鴻圖瞥眼看見了華明光，頓時換了一副面孔，滿心要譏誚他一番。）

鴻 爸爸，您也認識這位華先生麼？

張 不，不。認識你？

鴻 嗯，朋友！

張 朋友？（搖頭）不好，不好！這個人說話弄得我不明不白，彷彿有神經病。孔夫子說「毋友不如己者」，你應該要善於擇友爲是。

鴻 是，爸爸。

（張扶秋下）

鴻 （看華）你到底還是來了！

華 來了！

鴻 華明光，你不是抗敵救國會的領袖麼？你現

在亦知道要逃命了吧？哼，你可知道我就是治安維持委員會的委員，你到這裏不是自投羅網麼？

華 （十分忍耐）鴻圖先生，我們年輕人，世界的事情實在知道得太少。我們從來料不到日本兵真會進北平城來的。現在什麼抗敵救國會還不是早解散了。領袖呢？早逃到天津租界去了。我華明光那裏配當什麼領袖？

鴻 對了，我看你是一個老實人，犯不着同他們一起胡鬧，現在我們還是大家維持治安要緊。華 維持治安固然要緊，但是我們要中國人完全聽日本兵的指揮恐怕亦不容易吧。

鴻 對了，這件事可真不容易，我從來沒有辦過什麼會。什麼組織民衆，訓練民衆，這些新名詞我都不懂。我看你倒有經驗，何不幫我計劃

一下呢？

華 鴻圖先生，我同令妹的交情，你想必知道。

只要令妹有什麼吩咐，我一定可以辦到的。

鴻 好吧，那麼回頭我就同小妹商量一下。華先

生，你要認清楚現在我們要跟着日本人幹，我們就可以升官發財，否則北京城裏就沒有我們立足的餘地。華先生，以往的我不願意多提。

以前你同一羣所謂活動分子，總在一起，你就知道活動，你亦不知道為什麼？現在你該明白了，日本人要捉你，你要跟我一起就不怕。哼，你們學了那些英文德文法文有什麼用？我這幾手日文還儘够對付呢！

（女上。）

湘 哥哥，你亦在這裏？

鴻 妹妹，我正要找你說話。

湘 什麼？

鴻 華明光不是你的好朋友麼？他本來在救國會

活動，現在日本人要捉他，所以逃避到我家來，妹妹，現在外面風聲很緊，我們可得好好同他說個明白，否則我們犯了暗藏便衣隊的名目，那就有罪了。妹妹，這件事我可交給你辦了。

湘 哥哥，您把這件事交給我好了。我想明光一定很感激您的。

（鴻圖得意洋洋下。）

湘 明光，你怎麼來了？你們學校不是駐日本兵了麼？你怎麼還不走？

華 我想還不要緊，我不走，我要看看古老的北平城到底要變成一個什麼樣子。

湘 那有什麼好看？北平一天不像一天了。滿街